

◎ 浓浓的北方风情，浓浓的乡土气息。诗的意境，诗的语言，酿造出浓浓的诗的氛围，使其小说境界高远，诗意葱茏……



张玉良小说精选

◎ 张玉良 著

【上卷】

ZHANGYULIANGXIAOSHUOJINGXUAN



三晋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浓浓的北方风情，浓浓的乡土气息。诗的意境，诗的语言，酿造出浓浓的诗的氛围，使其小说境界高远，诗意葱茏……

张玉良小说精选

◎张玉良 著

【上卷】

ZHANGYULIANGXIAOSHUOJINGXUAN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玉良小说精选(上卷) 张玉良著. —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457-0422-8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2053 号

张玉良小说精选(上卷)

著 者:张玉良

责任编辑:朱慧峰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太原市金容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28.5

字 数:780 千字

印 数:1-500 套

版 次:2011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7-0422-8

定 价:118.00 元(含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 段崇轩

近年来,陆陆续续,为不少作家的书写过序言,仔细想来,有相当一部分是“逼上梁山”。而给张玉良先生的小说精选作序,则是我心甘情愿的。一为了我们 20 多年的情谊,二为了重读他的作品。

当我初读、重读了他的部分作品,突然觉得,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惊讶感袭击了我。就像在深山老林中,走着走着,蓦地发现了一棵珍稀树种,它独具风姿,郁郁葱葱,兀自立在那儿,让人有一种“发现”的惊喜!张玉良的小说不能说不熟悉。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创作了一大批小说,大半我都看过,甚至是草稿的第一读者,我只觉得他的小说题材新颖、意蕴深远、构思巧妙,熔书卷气与乡野味为一炉。但却没有系统阅读,形不成完整的、深入的理性认识。他探索的是一条诗意小说的路子,这一点我和文友们都注意到了,但同样没有系统研究他的这一艺术特征的形态、价值、意义等。我们对诗意小说有点隔膜、轻视。现在重读这些 10 年、20 年前的作品,不仅没有陈旧感,而是让人觉得鲜活如初、新意丰盈。他在多年前思考的社会人生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他孜孜探求的艺术模式与方法,在今天已被作家们普遍认同但能为者并不多见。他不仅是忻州,也是山西甚至全国,一位有成就的诗意小说家,但 20 年来却没有得到我们的足够重视、发掘和推举。这是文学界的失察、是评论家的失职!尤其是我更应负一份责任。

也许是我与张玉良的私交影响了我对他小说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山西省忻州地区(市)文联《五台山》文艺杂志社,聚集了一批年轻而有实力的作家做编辑。其时正是新时期文学的涨潮时期,文学和作家在社会生活中备受青睐,许多青年做着“作家梦”。杂志主编是“山药蛋派”第二代传人杨茂林,副主编是文学评论家李文田。编辑先后有作家田昌安、张玉良、彭图,诗人周所同,还有搞评论的我。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精干强悍、富有理想、人际和睦的作家群体。不仅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各自的创作也蒸蒸日上。当然,强者相聚,“文人相轻”,各自都有思想、立场和个性,发生点矛盾、分歧、碰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是1982年“弃教从文”由山西大学中文系调回地区文联的,张玉良是1984年从忻州地区教育局调入文联的。他比我大12岁,都属龙,相差整一轮。也许是性格、志趣的相投,他一开始就把我当弟弟看待,而我也分明觉得他像一位兄长,关系似乎就更近一点。但我们从未点破这一层,他直呼我的名字,我则称他为“老张”,俨然是“忘年交”。我是一位比较理性、偶有偏激的人,与两位主编和几位同仁尚能和睦相处。而老张则性格耿直、爱憎分明、心直口快,常与同事发生一点争论,事后又嘻嘻哈哈。我与老张、彭图似乎成了“同盟军”,有时因一些小事引得两位主编不高兴,其实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那是一个大转折、大变革、大创造的“文艺复兴”式的时代,每个人都在为社会理想的实现和个人价值的体现而努力,个人利益和人际恩怨都化入了伟大的事业中。

我和张玉良的友情更多地体现在文学交往中。其时他刚刚转向小说创作不久,丰厚的生活积累,饱满的创作激情、喷涌的艺术灵感,使他的小说写作一发而不可收。他需要我这样一个倾听者、批评者。我的文学评论也同样需要他的创作实践的启迪、激发。他常常给我讲述生活故事、创作构想。或者把他写在笔记本上的小说初稿念给我听,像教师给学生朗诵课文一样,深情、缓慢、清晰,普通话中夹杂着一些笨笨的五台口音。我“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他则诚恳地倾听我的意见,只要说得在理,就不



惮修改。譬如他的《鹰》、《梧桐雨》等,就是在这种不断交流中完善的。到1987年,他已发表了三十多个中短篇小说,我欣然为他写了评论《在传统基础上的超越》,发表在《晋阳文艺》。我在文中说:“他努力从‘小我’的天地中超脱出来,表现广大人民、知识分子共同的情感、愿望、思想,赋予作品以较丰富的思想内涵;他着力开掘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站在审美的角度去观照、发现生活,使作品都带上了一种温馨的诗情画意;他在表现形式上刻意求新、不拘一格,竭力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使他的小说清新优美、多姿多彩。”这些看法似乎没有错,但却是笼统的、零碎的。我还说:“他用写诗的手法去写农村和农民,使小说都带有一种诗意美,就这一点看,他的小说有孙犁的韵味。”(《晋阳文艺》1988年第3期)这一观点已接近小说的内核了,但却浅尝辄止、未能展开。我对张玉良太熟悉了,更多看到的是他独特而鲜明的性格,看到的是他小说的各个侧面,而未能一把抓住其艺术核心。真正读懂张玉良的,倒是做文学编辑的王改瑛,她在报纸上发表了述评文章《张玉良的悲苦遭遇与诗意小说》,指出:从他的作品中“使读者看出张玉良走的不是‘山药蛋派’的路子。他循的是一条高雅而艰巨的诗意小说的途径。”(《忻州日报》2001年12月9日)王改瑛可谓老张的“知音”!

“梅花香自苦寒来”。张玉良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生涯确实充满坎坷。1963年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发表在《火花》杂志上的《村前流水长又长》四句短诗,被《诗刊》、《人民日报》等众多报刊转载评论获奖,使他一举成名。1964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回五台县一所山区中学当教员,他忠诚教育、精心育人,曾被评为县、区、省级模范教师。同时继续坚持诗歌写作。1966年“文革”爆发,出身不好加上舞文弄墨,他遭受了当地驻军及学校红卫兵师生的批斗,在被无数次残酷折磨之后又被投入监狱,一年后获释被开除公职,发配本村劳动,成为一名下等农民。这一场近10年的人生劫难,使他遭受了巨大的身心折磨,耗费了宝贵的青春与才华。直到



1975年,他平反昭雪,恢复工作、重返讲坛。在新时期文学的鼓动下,他一边教书,一边又重拾诗歌创作,先后发表了不少优秀诗作。1984年他调入忻州地区文联,却突然更弦易辙摆弄起小说来,《细雨儿纷纷》等的初试成功坚定了他作小说的决心。正如他所说:“我之所以由写诗而改写小说,并不是因为当时文坛小说走红而去追逐时尚,实实在在是我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要想把我丰厚的生活积累所反映出来,诗歌这种体裁显然是有局限的。”(张玉良:《梧桐雨·后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在写小说的同时,他还创作散文,以生活气息的浓郁和语言的优美而受到读者的喜爱。

但是,张玉良探索的诗意小说之路,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特别是山西文学界,并不那么通畅、宽广。

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历史中,其主流始终是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支流的诗意小说,虽然一直存在,但却瘦弱曲折,时断时续。就连它的概念也五花八门、未能统一。有的称诗化、诗意小说,有的叫抒情小说,有的呼散文化小说。但它的所指却是明确的。现代文学史上以废名、沈从文、师陀为代表的抒情小说潮流,当代文学史上以孙犁、汪曾祺、何立伟等为标志的散文化小说流派,都可称为诗意小说派。新时期文学中,汪曾祺的出现,承传和再造了文化抒情小说,影响了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一时风生水起、蔚为壮观。但到90年代之后又渐趋式微。山西是一方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几代作家奉行的大抵是关注现实变迁、反映民众生存、追求厚重品格这样的宏大叙事艺术,语境风格上有“山药旦派”之称。唯有这样的文学才能得到得天独厚的成长。山西有没有诗意小说家呢?也有。很少,不被人重视。故他们在山西文学格局中并未占据主导位置。张玉良的小说艺术追求显然与山西主流文学不大吻合,因此他的代表性作品大部分发在外省和全国一些重要刊物上,如《小说家》《天津文学》《奔流》《莽原》、《百花园》、《北方文学》等,有多篇在《中国文学》《小说月



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而发表在《山西文学》《黄河》上的作品，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自然，张玉良生性耿直、不善交际、远离圈子，也是他难以得到山西乃至全国文学界关注和推举的原因之一。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不是山药蛋派，也不是荷花淀派，更不是什么先锋派。我属山西小说界一个不入流的异端人物。”其中有他的苦恼和激愤，我完全能理解。张玉良凭他的才华、实力和作品，本可以成为山西文学的重量级作家，并在全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但却始终没有。时也？命也？我不知道。

根深才能叶茂。张玉良的诗意小说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作家博采众长，取法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而形成的一种小说模式。中国古典文学他喜欢李白、陶渊明、曹雪芹等，现当代文学他景仰沈从文、汪曾祺、孙犁；外国文学他钟爱泰戈尔、屠格涅夫、施笃姆、马尔克斯、川端康成等，他们的作品都具有诗意品格，外国文学史上同样有一个诗意文学传统。张玉良的读书不算广，特别是不爱读理论书，但对上述经典作家的作品，他喜爱有加，常读常新，激发着他在诗意小说的路子上不断前行。从80年代初期开始，他创作了1部长篇小说、15部中篇小说、50余篇短篇小说，120余万字。其中多数是纯正的诗意小说，空灵、精致而优美。少数可称准现实主义小说，逼真、写实而浑厚，但也平添了一种浓浓的诗意情调。从题材上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对往事、特别是“文革”生活的回忆，二是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描写，三是对自然之美、兽性之美的展现。

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山西的重量级作家都有自己的套路、力作。张玉良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显得薄弱一些。譬如他的《扶贫序曲》、《桥》，都是写的扶贫工作队在农村的故事，在表现扶贫的艰难、农村的贫穷、农民的愚昧等方面，可谓逼真鲜活、力透纸背，但却少有对社会人生的深层思考。譬如《晨雾》写偏远农村因买卖妇女造成的畸形婚姻，《银盘》写山民银老汉与“小伙子”在银盘蘑菇上的义利冲突。两篇小说故事精彩、构思巧妙，颇有诗意色彩，但均是小制作，分量不足。这也许就是张玉良被忽



视的主要原因吧？而在回忆类小说、自然和动物小说中，则突出地体现了他在诗意小说创作上的特征和优势。

在小说中创造一种诗情画意式的美的意境，是张玉良小说的魅力所在。张玉良迷恋诗歌几十年，诗对意境、情调等的严格要求，锻炼了他的思维和灵感，使他在小说创作中自觉地融入了诗的元素。读他的小说，你会很快进入一种独特的境界中，让你流连忘返。譬如《笛韵》创造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重重大山、茫茫林海、鸟飞兽走，一位孤身老人，既看树木也护鸟兽，竟可以凭借一把竹笛，呼唤百鸟众兽，呈现出一幅天人合一的恢宏境界。再如《细雨儿纷纷》则是一幅宁静、朦胧、柔美的图画。寂静的河滩、清澈的小河、葱茏的苇地，都笼罩在一片纷纷细雨中，两个有情有意的青年男女，在一把红色大伞下打开心扉，走到了一起，写的是自然美、青春美、爱情美。此外，张玉良众多写人与动物的小说，每篇都有一种独特意境，令人神往、惊叹。

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好人情、人性，是张玉良小说的特别感人之处。张玉良说：“无论过去和现在，生活中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东西往往是交织在一起而共同存在的。在十年浩劫中，假恶丑的东西甚嚣尘上，遮没了日月的光华。作为深受其害的我，在用文学作品反映那段生活的时候，笔锋所向却并不在于一味地揭露其黑暗面，而是更多地描写了在那灾难的岁月里人与人之间尚存的真挚的情谊与闪光的东西。我不是有意粉饰太平，而是在着意呼唤真善美的精灵。我常想，如果在那黑暗的年月，人性彻底泯灭，一切闪光的东西均不复存在了，那我们这个民族就不会发展到今天。因此我说，我所着意追求的实在是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了。”（张玉良：《梧桐雨·后记》）这一理念与孙犁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孙犁在创作中也是要避开丑恶的东西，突出人性中“美的极致”。譬如老张的长篇小说《乐土》，写的是“极左”路线横行时期的农村生活，但作者着力表现的是山里人善良而美好的品格，五台山乡村瑰丽的自然风光与纯



朴的民风民俗。譬如中篇小说《道场》，写的是“文革”时期的监狱内幕，有作者的某些生活经历和体验。在这群形形色色的“犯人”身上，既有罪恶、冤屈、内斗、告密、背叛等丑恶和黑暗的东西，亦有义气、关爱、抗争、友情、爱情等美好和光明的东西，洋溢着一种荡气回肠的艺术力量。还有《掏鸡粪的老头》塑造了一位朴实勤劳、真诚善良、尊重教师、知恩图报的老农民形象，与怕苦怕累、自私狭隘的教师形成鲜明对比，是对底层民众的深情歌颂。《梧桐雨》刻画了一位对落难丈夫忠贞不渝、细心关爱、精神支撑的平凡妻子——小蛾的形象，表达了丈夫“我”对妻子的感恩、赞美之情。《心迹》以美妙的画面、精心的构思，掀开了一位年轻尼姑热爱生活、向往大自然的内心一角。这三篇小说，可谓作者的短篇小说精品。

在人与动物的相处、比照中，揭示人性的恶和丑，凸显兽性的善和美，是张玉良诗意小说的最大亮点。张玉良说过：“人性不如兽性。兽性是一本展开的书，而人性是深藏起来的一把刀”。信哉斯言！这是他积半辈子的悲苦经历得出的哲理感悟。在他全部的小说中，写动物的就有 20 余篇之多。他写了牛、羊、狗、鹰、鸽子、狐狸、豹子、狼等等，而且写得生动鲜活、出神入化，赋予了一种灵性和神性，寄寓了作家的社会人生反思。这是他对中国文学的一份独特贡献。《空山》写的是人与羊的比较。杂交羊“倪灵”，高大矫健聪明，对主人忠诚义气，担当着羊群头领的使命，犹如雇佣了一位义务羊倌。而“我”为了一笔钱竟卖掉了它，最终又杀死了它，人的贪婪、无情、狠心暴露无遗。《黄虎》写人与狗的关系。伟岸凶猛的獒犬，几次救助家人，而在战乱荒年的大饥饿中，“我爷爷”为了家人，竟忍痛吊死黄虎分而食之，突显了人的自私、凶残。《狐精》写人与狐狸的博弈，猎人对山中的野物赶尽杀绝，最后一只狐狸在与人的智斗中，竟学会了人的逃避、伪装之术，末了人在死去的狐狸面前良心发现，将其安而葬之。《鸽魂》写的是人与鸽子的传奇故事。游子韩耐山对妻子、故乡、祖国的思念与忠诚，“深雨点”雄鸽的忠信、坚韧、不辱使命，人鸽相通、互相激



励,显示了世间的大善和大美的存在。《鹰》是张玉良动物小说的代表作,题材新异,意蕴深远,富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自由而强健的小红鹰,被猎手老耿捕获,它经历了熬炼、效劳、反叛、被救、殉情等一连串生的磨难和悲剧。它本是一只搏击长空、自由骄傲的雄鹰,却成为主人的工具和奴仆。主人的一次解救,竟使它打定了“相依为命”的决心。等到主人要还它自由的时候,它竟用以死殉情来报答主人的恩情。在这里,小红鹰不再是一只野禽,而成为一个寓体、象征。这种对自由的放弃、对主人的感恩、意识不到的奴性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各阶层人们的文化心理和道德人格。在这些动物小说中,隐含了作家对人性与兽性的反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感悟、对生态危机的忧患等等,在今天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张玉良的小说自然也有不足和缺陷。譬如思想视野还不够开阔、深沉,叙事语言的运用有的地方尚有造作、斧凿痕迹等。这些既与作者的思想艺术修养有关,也与诗意小说文体的局限有关。

世事推移,大浪淘沙。回首新时期文学数不胜数的作家作品,有的已成昨日黄花,有的历久而弥新。重读张玉良,你一定会获得一份新的惊喜、感动和启迪。

是为序

2011年7月8日于太原

(作者为一级作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

目 录

上 卷

| | |
|---------|-----|
| 序 / 段崇轩 | 1 |
| 狐精 | 1 |
| 鸽魂 | 10 |
| 鹰 | 57 |
| 黄虎 | 71 |
| 老牛 | 80 |
| 黑豹 | 90 |
| 空山 | 104 |
| 细雨儿纷纷 | 117 |
| 铁锁上的蛛网 | 124 |
| 笛韵 | 135 |
| 在荒山野店里 | 145 |
| 银盘 | 159 |

| | |
|----------|-----|
| 杏树无言 | 167 |
| 姑娘坟的哭声 | 180 |
| 猪娃子 | 223 |
| 红崖缝里的黑狐狸 | 291 |
| 雨中金莲 | 312 |
| 晨雾 | 317 |
| 雾区 | 331 |
| 扶贫序曲 | 364 |
| 桥 | 383 |
| 掏鸡粪的老头 | 416 |
| 秋香店轶事 | 424 |
| 心迹 | 434 |

附录：

| | |
|---------------------|-----|
| 从张玉良的小说创作谈起 / 李文田 | 438 |
| 张玉良的悲苦遭遇与诗意小说 / 王改璞 | 440 |



狐 精

大雪落了两天一夜，黑风沟一带的积雪已漫到了膝盖。老拐考虑映山红在山里吃不上东西了，雪刚停就特意给她送去一块鲜羊肉。是鲜的。老拐在雪快停的时候刚杀了一头绵羯羊。老拐知道映山红爱吃鲜，她决不吃死鸡烂兔一类的肮脏东西。老拐一直走了老远，放下肉又老远地往回返，一路上想着映山红那鲜艳的皮毛。嘿，那可真是一簇映山红哟！

第二天，老拐挎着火枪，引着猎狗黑豹又向黑风沟走去。初开始他们走得很急，快到那地点时就放慢了脚步。老拐想到了那羊肉裹着的打狼弹子，就把跑在头里的黑豹喊回来，说别乱跑，跟我后边儿去。

映山红可不是等闲之辈。老拐狩猎几十年，金钱豹、公山猪都没少打，却从没伤着一点皮，唯独这只映山红，让老拐吃尽了苦头。

漫山皆白。空气清纯奇冷。老拐和黑豹呼出的气都贴在了眉毛、胡子上，很快，人和狗就老了许多。

越往前走，老拐越兴奋，同时也就越加担心。

那是前年六月，连绵不断的阴雨使草木疯长，映山红经常出没的索道就被蓬勃的绿色挤瘦挤窄挤没了。老拐说，这是山神帮我。老拐就在被绿色遮掩的索道上安放了夹铤。为万无一失，所放夹铤是夹山猪用的大夹铤，只要咔嚓一响，不管夹住哪儿肯定是撕筋断骨的买卖，那绝不是耍的。安放好以后，正好有只尾翎长长的山喜鹊从头顶飞过，留下一串清脆的叫声，老拐抬头望去，一朵祥云罩在头顶，像文殊菩萨脚踩的莲花，老



拐满脸纵横交错的沟壑里就盈满了笑意。过了几天,老拐拿了绳子去背映山红,不想映山红没打住,反倒是把他自己打了,打得很惨,右脚腕的骨头断做三截。他儿子用他所带那条准备背映山红的绳子把他背到医院,骨头总算接上了,但却落了残疾,从此走路一拐一拐的。

老拐住院时一直纳闷,是谁将那夹铙挪了窝儿? 想来想去断定是映山红干的。因为老拐被夹住以后,正疼得呼爹喊娘,就听有人咯咯笑了一声,很甜、很嫩,像是位大姑娘。老拐抬头四望,想叫那姑娘快来救他,不想却从绿色深处跃出一道红光,然后像闪电从天空闪现又在天空隐没一般,那红光刹时就消逝于远处的一片碧绿之中。老拐再看时哪里还有影儿? 只有山风在绿草野花上如他一般滚来滚去。

你个老狐狸,狐狸精。老拐的拳头砸断了病床上的一块床板。

一切都复归于原始的大寂。在无边的阒静中,老拐和黑豹的呼吸都如同刮大风。离老拐放那羊肉的地方还有十多丈远,老拐就眯着眼向那儿瞧,看那白雪上有没有静止着一团火红的东西。那可是两千块票子哟! 不! 老拐刚这么一想,马上就自我否定,心说不,现在的狐皮越来越少,一条皮夹克的狐领子还一千大几哩,映山红个儿大,少说不做它三条领子? 两千块便宜死他们。少于三千块趁早莫开口。正这么想着,就忽听身后惊天动地一声巨响。老拐急回头,黑豹倒在了血泊中。鲜红的狗血溅开一大片,雪地里像顷刻绽开了无数朵红梅。老拐低头一看,黑豹的下巴颏被炸得稀烂。老拐心说可我原来不是放在这儿呀? 老拐正心疼他的猎狗,就听见背后有咯咯的笑声,老拐将大皮袄襟子一甩,急扭身,却没人。再看时,不远处黑风沟虎头崖上,有一团火样的鲜红,在白雪映衬下,那红色红得刺眼,酷像一面红旗。老拐不容分说,照着那红咚地就是一枪。随着枪响那红便倏然不见了。

又是你! 老拐气得直哆嗦。

老拐背着黑豹回家,也背着一千斤的愤怒两千斤的羞愧。



黑豹死了。

老拐说,她成了精了,不除掉她她还要害人。老拐老伴说成甚精哩,俺不信,她还不是跟你们学的么。老拐说不行,脑子打成豆腐我也要除了她。老伴说你就留她一条活命吧,她也怪可怜的。

什么?老拐说你什么?她可怜,那我呢?我不可怜吗?老伴说你可怜是自寻的,她可怜是你们给逼的,当俺不清楚。

老拐不吭声了。老拐老婆就又说,山里大的野物都让你们拾掇尽了,眼下就只剩下这一只老狐狸了,你就留她一条命吧,赶尽杀绝不好。

哼!妇道之见。你以为我不打,别人就不打了?这山里原先那么多野物,莫非都是我打尽的?妇道之见。

别人打让他打去,我们不打这最后一枪,剩着给儿孙们多少积点德吧,行啵?

老拐说这只狐狸,我受尽她害了,叫别人收拾了她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一连多少日子,老拐拐着一条腿,把十里深的黑风沟都丈量遍了却不见映山红的影子。咦,莫不是让别人把她除掉了?老拐心里怅怅的。仰首望一望阳婆,觉得实在愧对苍天。

忽一日,有人告老拐说稀罕极了,映山红不知从哪儿弄了一条小公狗,竟然用她的骚腩摩擦小公狗那物件,她还想再下窝小狐狸哩,这个骚狐狸哟……

老拐心里一乐,这么说,她还没死?

老拐组织了七位好猎手,开始了对映山红的大规模围剿。终于有一天,老拐们就将映山红从黑风沟后的奶头山逼到了黑风沟朝天凹一丛葛针泊内。七个黑洞洞的枪口从各个方位瞄着她,她就是神通再广大看来也是插翅难飞了。老拐眼里喷着复仇的火焰对众人说你们都甭开枪,由我来收拾她。大家都知道数老拐苦大仇深。



铁壁合围。包围圈在一步步缩小。

很静。农历四月，葛针树在春风中摇曳着新黄嫩绿，周围的一切都显示着勃勃生机。唯映山红索缩在一棵葛针树根底如一片在秋风中即将离枝的红叶瑟瑟颤抖。她绝望地睁着两只黑溜溜的眸子，惊恐地扫视着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而每一个枪口都是一孔深不见底的坟墓。在她身旁确实还龟缩着一只龇牙咧嘴的小黑狗，其长不足二尺。

葛针泊左侧离映山红不远处有一座修复了的小庙。庙里有一尊新塑的文殊像正慈眉善目含着微笑看着眼前的一切。庙门上悬挂着许多红布牌匾，那牌匾在风中不住地颤抖。

红日已经平西。映山红哀哀地看了眼熟悉的太阳，禁不住落下两行泪来。那泪珠像一串滴血的文字向世界倾诉她的哀怨。老拐的右手食指已经要扣动扳机。就在这时映山红像人一样嚎陶大哭起来。她这一哭使七支枪筒同时抖动了一下。映山红看得清楚，抓紧时机倏然从葛针泊中窜出，哧溜一下就钻进了小庙。霎时，七个人一拥而上，七个枪口不约而同地瞄准了庙门。

映山红进庙之后，马上像人一样跑在塑像面前，接连不断地给菩萨叩头。她的这一不寻常举动，使举枪的七个人都惊呆了。此时只要有一个人扣动扳机，近在咫尺的映山红那是必死无疑。可偏偏就没一个人肯这么做。因为这时谁都明白，映照山红开枪，那火枪炸开的一片，所伤的就不仅是映山红一个了，那双手合十慈眉善目的文殊菩萨也一定要尝尝被枪打的滋味了。谁愿这么干呢？谁都不愿意。老拐端着枪用胳膊肘揉了揉一下挨他的后生，说你开枪呀！后生瞪他一眼说你不是不让我们开枪吗，你开吧，开呀！就在七个人犹豫不决之际，映山红人立而起走出庙门，对着七个人拜了一拜。她的身体是那样颀长苗条，红脊白肚的皮毛如一件款式新颖华丽典雅的衣裳，看上去真像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形象迷人极了。加之那和悦的表情，亲善的态度，使端枪的人胳膊都软了。老拐们